

珍珠赋·谢璞散文选

ZHENZHUFU·XIEPUSANWENXUAN

谢 璞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珍珠赋·谢璞散文选

谢璞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珍珠赋·谢璞散文选

谢璞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北省湖北发行所经售

文字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8.25印张 2插页 160000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90

ISBN 7—5353—0815—5

1·105 定价：2.60元

序

郭 风

我想引录谢璞同志的散文《牵牛花》中的一段文字：

“牵牛”、“牵牛”，花名就很“太土”。不过毕竟能开出真实的花朵。

我似乎有这样一个感觉：这些话（这一段简短的文字），也许是谢璞同志对于自己散文作品的一种“自况”，一种“自勉”；也许是他的某种美学追求、某种文学选择的告白？而文学选择或者美学追求，在我个人看来，归根到底，其中深寓着作家的人生理想以及道德追寻：想如此？

请允许我再引录《牵牛花》的一段文字：

……在我心灵的天平上，它（按：牵牛花）与圣诞树、玫瑰、牡丹形象一样可爱。它以生命的绿叶、细藤、鲜花，替我在阳台上编织遮掩阳光的“帘子”，阳光经过它过滤，变得温柔、迷离；经它梳洗的风，也多几分清新。……无声地劳作，默默无闻地创造，是它的天赋秉性。腼腆得像个天真的娃娃。

在一定情况下，一篇作品往往是作家的品质及道德追寻的一种具体的传达，而且渗透着作家的真挚情感。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大体相信老托尔斯泰有关艺术是宣传的见解。那么，从《牵牛花》中，我个人似乎获得某种道德满足，也从中隐约看见构成作家个人品质的某些活跃的元素。

“牵牛”之名“太土”。也许其品质之高贵恰恰在此（在于“太土”）。谢璞同志在《牵牛花》一文中，我看，其实也在“阐明”这种“土”的品质之高贵。对此，我一开始就提及了。因为，我个人以为明乎此，始得以理解谢璞的散文的艺术性质及从作品中出现的特殊的道德景象。所谓“土”，我意即故土或本土之意；或直截了当地说，其实就是土地之意。本土或故土，盖含有别于外地，特别是外域之至于土地，它可以给人们以极为丰富的、辽阔的、无穷无尽的联想；在这里，我主要想及它的浑厚，它与文化、与人们生活密切相联的关系。谢璞同志的散文，没有外域的气息，却发出一种故土的芳芬；他的散文作品，时或出现一种浑厚的故土的文化气度，表达一种与人民休戚与共的真情。谢璞同志似乎是以散文《珍珠赋》这一名篇开始，不断地向人们奉献包括《文家市的花》、以至《母亲》、《荒诞的梦》、《呼唤》，还有《画文井》、《导师立波》等作品，这些作品也许“太土”，一如牵牛花，但毕竟开放了一朵一朵真实的花朵。

不可不提及的是，谢璞同志的不少散文，包括上举的《母亲》、《呼唤》等，可以说是为少年儿童而作，或是少年儿童们阅读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一种儿童情趣，也出现一颗作家的天真的心。

能为少年儿童写出文学作品，是人生的幸福。祝福本书的广大读者，祝福本书的作者。

一九八八年冬至节，福州。

目 录

序

(一) 情感的流程

留在泰山的“鸽子”	3
呼唤	8
问道长安	13
长相思，在蓝天	17
香草	24
无名峰上观日跳	27
踩贝	31
一滴茅台	35
流蜜的桔子	39
花之安宁	41
瓜园边上的轻音乐	46
青屿石	50
君山，六月俏	55
荒诞的梦	60
母亲	62

我有一口“井”	86
五月之夜	90
珍珠赋	97
关于“珍珠赋”的复信	100
湖的呼唤	104
文家市的花	109
良心	112
青云直上	119
“奶泉”纪事	122
茅台酒瓶	133
为了你，杨梅	136
残酷的游戏	144
吉祥树	158
鸦趣	170
湘西一条没有污染的河流	176
被遗忘的卑职	182
纺缅漫记	187
茵丽湖的活力	195
剪下一片爱	199

(二) 文学札记

天真	205
----	-----

导师立波	208
画文井	212
文讲所，我思恋着你	216
情感的燃烧和酝酿	221
“变”与“通”	225
关于“灵气”	227
安乐湖边的对话	229
颂我所爱鞭我所恨	236

(三) 生活小景

牵牛花	243
画龙点睛	245
装饰品	247
营养大树	249
美的尺子	251
议蝉	252
佳节情思	253

(一) 情感的流程

留在泰山的“鸽子”

凡我真实爱过的，从不后悔。

关于泰山的诗文，我从小就读到一些；可是，要游览泰山，机会总是难得。正如我梦里思念的人，在忙碌的现实生活中相逢，往往不容易。人啊，缺少随心所欲的翅膀，虽然自命为“万物之灵”，实际上有时候还不如一只小小的山雀，只能够举头望明月，怨关山阻隔。想到这些，早已悟出个道理，一有机会趋近名山大川，就要“扑过去”打几个滚，折腾个醉。

去年五月初，我赴山东烟台开会。一起从长沙出发的，有比我大十岁的童话作家邬朝祝。邬老游兴大，饱览海上风光的同时，又怂恿我会后与他一起去崂山、济南、孔庙和泰山开眼界，其实，哪用他怂恿？到了济南府，作协山东分会的曹君与我们作伴同行，我倒乐孜孜的，心里有个小算盘：同龄朋友哪个好过份依赖？有了小曹同游，万一邬老行走当中出点故障，就不怕没人背他进医院了。在小家庭里，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日子最难熬，旅行当中，老、中、青间，最清闲的属“中”，出头露面打外交，“老”者“当仁不让”，干苦力活嘛，“青”者“义不容辞”，夹在中间的人物，自然前后都有“保护伞”。所以说，“老、中、青”之“结合”利弊因时因人而异。路上，小曹同志确实够辛苦了。

要爬上峻拔、陡险的泰山，要达到海拔1500多米的岱顶，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山上气象多变，忽晴忽雨，一时杲杲烈日当头，一时暴雨狂风骤至。据说，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就曾经被泰

山的暴雨打得落花流水。《史记》有文作证：公元前219年，“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因大树遮雨有功，被封为“五大夫”爵位。我们五月廿日上泰山，天老爷给了面子，把龙王爷和暴风神锁住了，只让火一样的阳光来考验我们。

“路遥知马力”，攀爬当中，我才识出了邬老的厉害，从他那轻松劲来看，仿佛他倒要比我年轻十岁。在“慢十八盘”及“紧十八盘”的云梯之上，我的“跃进”姿式，几乎是拼死斗争的傻模样。要不是一路上有那“三潭迭瀑”、“斩云剑”及“望人松”等处变幻万千的景色安抚，要不是有看泰山日出的宿愿，我真想坐下来不动了。原来“上天堂”，首先就得有不怕下地狱的精神。

傍晚，我们住进了“岱顶招待所”。胡乱地填饱肚子之后，猛喝了几杯茶水，便听“泰山通”小曹聊天。谈到他第一次上泰山是和爱人度蜜月期间，他俩有幸同时沐浴在泰山日出时的阳光中。听到此处，邬老不禁叹了口气，我笑了，猜到他“人老情多”，后悔没有同他老伴一起来爬一次泰山。但小曹好心地安慰说：“这有办法补偿。听说，看到泰山日出之后，赶忙跑到岱顶汉武帝的无字碑前，用手指划出所爱的人的姓名，他（她）便可以得到与看见日出的人同样的宏福。”邬老来劲了，开心地笑说：“这是童话世界的祝福。”

泰山的碑石太多了。但我见到的都是有字的碑。秦二世于公元前209年下诏书，由丞相李斯篆刻的“秦刻石”，至今尚存留真迹残字十个。“经石峪”的隶书《金刚经》共2500余字。字大一尺，系北齐人所书。经1600余年风雨剥蚀，还幸存1043个字。历代书法家尊称它为“大字鼻祖”。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13年东封泰山亲笔书写的《纪泰山铭》，历时1250余年，仍完整如旧。这些碑文，每个字，都有它非凡的历史价值，或雄浑、飘逸，或遒劲、婉润、肌肤骨鲠，无不幽美生辉，吸引游人流连往返，产生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联想。可是还有什么“无字碑”？当时听来真也稀罕，天下不是常见名人和俗人在岩头上“青史留名”么？为什么偌大一位汉武帝偏立下一块“无字碑”呢？是因为汉武帝“墨水太少”？还是“打天下”太忙顾不上青史留名？或是因为他天性谦逊，不忍心作践泰山岩石？我和邬老提出这些问题，小曹轻爽地回答：“明天你们会看到不少人在无字碑上写划的字。……那是块不寻常的碑，……”结果，我们只好带着个“谜”入睡了。

凌晨四点（夏令时间），我们各自披着招待所为旅客准备的蓝色棉大衣出门。好冷的天，好大的风，冻得人直哆嗦。

天上群星灿烂，山下灯火如海。

我们原以为是起床最早的，但山巅四处早有起得更早的游人占领了。连那“探海石”翘起的尖头也有几名男女打坐。好不容易，小曹才领我们寻到个合适的“观日台”。我喜欢这个位置，脚边山坳坳里清香沁人，有一大片盛开的山海棠。身后及左右尽是密麻麻的人，像一层层墙。不仅有青年男女，也有白发老翁。凝视片刻，又发现右边静坐着几名金色头发的外国朋友。

等到五点半左右，东方涌现了鱼肚白曙光。不远处山海棠丛中，突然嘎叽一声飞出了一只知更鸟，它冲上朦胧的天空，接连又啼叫了几声，刹时，远处又有同样的声音和唱，所有露宿的游人，顿时活跃起来，蹬腿、伸腰打哈欠，纷纷说：

“快啦！”

这时候，满天的星光隐退了。整个世界变得出奇的安静。转眼，山下出现了很长的一条弧形地平线。黛黑色，如泼在宣纸上的淡墨。一晃，地平线边沿又渗出一团团玫瑰花瓣似的彩云。游人们异口同声呼喊着：“快出来了！”

可是，穹空没有任何动静。大家又变得鸦雀无声。生怕把即

将出生的太阳骇回去。

冷丁，一股清流散开来，紧接着又一股紫蓝的热流拱动，天空像调色板，万花筒，浓淡不一的霞光，五颜六色，分合无常。一眨眼，一口硕大无比的“黑锅”扣下来，整个世界变得一团漆黑，天空战栗，令人感到呼吸异常困难，只见横生竖动的尽是黑烟，那黑“锅”边缘又慢慢涌出乌黑的“甲虫”，皂灰的“怪兽”。我明白，这大概就是黎明前的黑暗吧？邪恶的淫威，几乎叫大地窒息。好在这种时光不长，猝然，如有拉满的弓放出了一支带火的箭，命中了“黑锅”，仿佛发出了碎裂声，黑云被撕成了碎片，一片片着了火，生出了绿焰，化成了融化灵肉的清气，敏捷扑入我的心田。清新的空气，醉得人晕眩。这当儿，沸沸洋洋的水蒸气幻化成一个华丽浴盆，那渴望已久的太阳从金黄色的花点点的“水波”里耸出了头角，露出了眉眼，再一挣扎，似有似无的澎湃声中，跳出了它整个婴儿一般稚嫩的身子。它惊喜地向候望它光临的人们顽皮地瞧着。温柔之中还有几分胆怯。可是，人们爱它到了疯狂的顶点，一张张嘴喊出了灵魂深处的虔诚：

“泰山日出了！”辉煌的天庭，朗丽绮靡，微微溢目。太阳周围，仿佛有骏马奔腾，时有丛杂而至的马蹄声盈耳。狂欢的人群中，我看到很多人流泪，也看到个高大的非洲朋友，把手里的孩子向着太阳高高举起呼喊、旋转。我自己和我所看到的每一张信徒的笑脸，都幸福得像不会说假话的孩子。我记忆之宫，添了一张一生也许只能一次谋面的“油画”。

后来，小曹把我和邬老领到了“无字碑”面前。确是一块沉默的无字丰碑，黄白玉色的碑面，多年被人们手指、掌心摩挲，像一面发光的镜子。

果然有不少游人在“照镜子”，并兴致勃勃用手指在碑面划拭。显然，近乎游戏，可是又在他们脸上不难找到为爱人祝福的

真诚。足见，人们在滚滚浓烟尘中生活，都渴望清泉、明月、清风的赏赐，都希望有常青的生命之绿。童话作家邬老按捺不住，早已在“宝镜”上写划起来，眉宇间流露出一种童话境界的情趣。我，兀地心动手痒，也想专诚地为我之所爱去祝福。可是，他们的姓名太多太多，何况还有许多不知姓名，不同肤色的朋友呢？于是，我的手指，蘸着坦诚的爱，匆匆勾画了只无形有神的鸽子。为我所爱的亲人、朋友，日月星辰、飞霞芳草、甘露萤火，留下我美好的祝愿。让我们同挣扎、同澎湃、共叹息、共呼吸。我们的地球，象个雀蛋，圆圆的。它不应该是“满载疾病的废船”，而是人们诚实的爱创造的“伊甸园”。

我做了个忘年的游戏，又希望它不仅仅是游戏。笃爱生活，有诅咒，也有祝福。整一年流过去了，往事重提，我问候屹立泰安的泰山，也问候我留在岱顶的知己——鸽子！愿天下四处有常绿常芳的春之生机。

呼 唤

从小我就喜爱听斑鸠啼奏。

一九七九年冬季一个晴天，偶然的机缘使我和一只美丽的斑鸠交上了朋友。

这一天，我在家乡“坳背里村”的土砖屋子里写作，一直写到腰酸背痛才起身运动四肢。见屋外阳光那么迷人，便从后门走出，想到屋后的一片树林子里去晒晒太阳，逗遛一阵子。

我刚走出几步远，便见一只鹞鹰从高空俯冲下来，伸出铁钩似的爪子，一把猛抓住一只什么鸟，可是没抓紧，猎物惨叫一声逃窜掉了。鹞鹰很生气，好似责备我不该突然出现，它麻碌碌的大翅膀在低空打得啪啪作响。猝然身子一斜，翻了个身，就气势汹汹地飞远处去了。

出于好奇心，我四处张望，希望找到那只死里逃生的鸟雀。很快发现了，原来是一只斑鸠遭到了袭击，它像一个标本似的钉在我家屋子后墙上，连气也不敢出，爪子很深地扣进泥砖里。当我把它从墙上小心翼翼地撕下来时，它浑身哆哆嗦嗦，没一丝反抗力量，头颈软绵绵地耷落在我手掌的虎口，背部上流着殷红的血，眼睛里仿佛还有泪花。显然，它魂魄早骇出窍了。样子可怜得叫人不忍多看一眼。出于一种同情心，我把它带进屋子里去。年幼的孩子见我捉到了斑鸠，都涌过来看，但我不准任何人碰它。我告诉了孩子们，这是九死一生过来的，是从侵略者——鹞鹰嘴上逃出的小生命。孩子们便同情起它来。

后来，我从隔壁弟弟家借了一只方形的鸟笼子作“医院”，